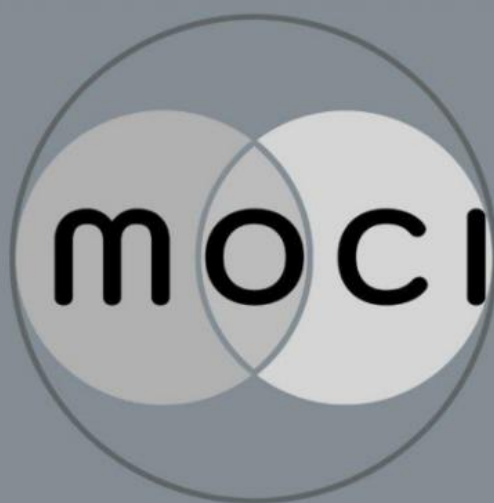


井边



詹姆斯·玛呼 著 | 故事1：第2集

Z.SI.GP 译

www.mocilife.cn

MOCI.life

《井边》

故事 1: 第 2 集

詹姆斯.玛呼 著于 2023 年

所有艺术作品均出自詹姆斯.玛呼

译者 Z.SI.GP & Nie

英文站: MOCI.life

中文站: mocilife.cn

英文站: JamesMahu.com

中文站: JamesMahu.com.com

英文站: SovereignIntegral.org

中文站: SovereignIntegral.cn

英文站: WingMakers.com

中文站之一: WingMakers.com.cn

免费有声读物

英文版请访问 MOCI.life

中文版请访问 mocilife.cn

英文版:1.0

译文版: 1.4

版权所有:知识共享



知识共享 BY-NC-ND: 本许可容许使用者在保证著作权归属作者前提下，基于非商业目的且无篡改地以任何媒体及格式复制和分发该作品。

知识共享 BY-NC-ND 包括如下要素：

BY (署名) ：署名必须归于作者

NC (非商业用途) ：只允许本作品的非商业用途

ND (禁止演绎) ：不容许本作品的衍生品或改编

在井边

故事 1:第 2 集

大约是在桥上初遇的三周后，一天，女人和男子再次相遇。饮水荒正影响着整个山谷，好在还有一口井，井深而泉清，仍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饮水。整个地区的人们都会长途跋涉前往这里。有人徒步，有人乘坐马车。

这口井被大伙儿称为“拱心石”井。傍晚时分，年轻男子带着空水罐，终于赶到了这里。渐逝的夕阳余晖中，他发现了女人的身影，她曾谈到的那些宏大概念并未被圈困在围墙中，因为它们并非人类的发明。

男子抛下水井，走到女人跟前。“是你吗？”他的声音充满了惊喜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。

“总得有某个人刚好就是我，”女人微微一笑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？大约三周前，我们在山上那座高桥上见过。”

女人点了点头。

“你也来打水吗……我……我发现你并未拿水罐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我猜我是为你而来的。”

“我正要去打些水，我会分享一些给你。”男子说道。

女人再次点了点头，不过这次，还微微耸了耸肩。“我的一只胳膊受伤了，无法用汲水桶搅水，那实在太沉了。”

年轻人立刻行动起来，仿佛一个开关被开启。他走到井边，往上拉动汲水桶，这时他才意识到那实际有多重。他将水罐灌得满满的，直到水溢出了沿口，然后转身走向女人，怀抱着满当当的水罐，晃晃悠悠保持着平衡，整个过程中，都在

思考该问些什么问题。

男子递过水罐，让女人先喝，然后才意识到，罐子对她而言太沉了，于是主动提议道。“来吧，我帮你把着。”

女人掬起双手，任男子往“肉杯”里倒了些水，立刻喝了一口，随之舒出了一声喟叹。

“谢谢。我几乎忘了自己有多么干渴。”

“我的荣幸，”男子说。

女人就站立在几英尺外，但在这样的昏暗中，她的面孔模糊而朦胧。不过，男子依然记得，她的声音，在这个夜晚，成为了她全部的身份特征。太阳已然落山，混合着蓝紫与淡橙的天空里余留下一片晚霞。

男子坐下身来，从水罐里饮了一大口。喝完后再次推过水罐，女人又掬手捧饮了一口。

“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”

女子喝完了水，目光慈祥地看着男子。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在这次生命中，对你而言，最有趣的3件事是什么？”

女子沉思了一会儿，琢磨着这个问题，疑惑着自己内里是否真地知道答案。

“我猜，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一件事，那就是：时空中存在着无限数量的生命形式，可却没有一个拥有跟我完全相同的实相视点。每一个实相视点都是不同的。我们就如同一个由无限数量的点构成的扩张球体，我们拥有各自独特的视点。但是，当我们去想象我们共同的核心——穿过人类的各个世代，穿过任一物种，任一行星，任一宇宙……如果我们真地返回到我们所涌自的源泉处。如果我们抵达了那里，我们实相的最核心处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源头，在那里，我们是‘一体’。”

女人低头看了会儿双手，将其搭到膝上。“对我而言，这就是最有趣的事。而‘这种体认又如何悄然溜出到我们的理解之外’，这是第二有趣的事。下一个……好吧，我猜是，‘在穿行于时空中时，我们如何才能记起并维系住这个体认’。”

女人的眼睛注视着男子，如同暮色中的一对发光的球。

“为什么这些对你而言最为有趣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对你而言难道不是吗？”女人吃惊地回答。

男子摇了摇头。“并不完全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全都不同。这一点我理解，”男子答道。“但是那个‘一体’的部分，我却没有看到。上次对话后，我一直都会想起这件事。去想象我们的‘一体’。想象即将发生之事的背后还存在着什么，可是，我无法看到它；无法感觉到它。看上去它就像黑屋子里的蒸汽。”

女人微笑起来：“嗯。”

“那么？”

“嗯的，‘一体’的确更难去看。你不得不引导它进入你的生命，因为它只有流经我们才能存在，而我们的想象力，这个本该用来想象“互联性”的部分，却一直被训练去想象‘分裂’，而非‘互联’。”

“那么，我该如何转变这种……被训练所灌输的视角？”

“去将你生命中的所有部分都看作“互联性”的一种表达。”

“所有部分？”

“你已经在这么做了。每个人都在这么做。每个人都知道，他们被互联于全体生命。只不过，置身于持续不断瞄准着我们的‘分裂’性宣传的洪流中，太难

于维持这种视角。自儿时起，我们就被训练着去抛弃了这个——‘我们被互连着’的感觉和知识。一旦抛弃了它，重新找回它并保持住，可能就会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”

男子部分理解了，可一些问题纠缠着他。“可是，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中就有个部分是‘众体’，好吧，这不正是我们生活的方式——生活在群体中。”他激动地说道。“我们有家庭、工作团队、城市、州、政治、社区活动、宗教聚会，我们已经拥有所有这些，它们提供给我们一种连接感。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？”

“要不是我们将‘众体’作为了时空二元性的基底实相，我们也不需要更多了。因为我们生活在‘众体’世界，一旦拥有这类基本性的‘互联’，我们也同时拥有一种基本性的‘分裂’，源自这2者，其余所有二元性得以升起。‘众体’是主权体和积分态之间的桥梁。每一对二元性之间都存在一座桥。窍门就是去穿过桥，别反复纠结在分裂之镜里，彷徨着该去往哪一侧。”

“你说，我们全都知道，我们被互联于全体生命.....如何知道的呢？”男子一脸疑惑地问道。

“如果有任何事物被排除在外，”女人答道，“就不可能存在“全体”之间的互联。没有‘全体’，‘一体性’就不可能存在。这是显而易见的，不是吗？”

男子能看到对方的头在黑暗中点动，知道这是一个修辞问题。

“我们生活在一片能量海洋里。”女人继续道，“这种能量是彻底无限的。它就存在于并移动于‘分裂’中，因为‘分裂’被连接到了‘个体’和‘全体’。在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中，‘众体’即是‘分裂’点，但它也是积分整合的点，因此，它就是一座桥梁，但桥的两端都是自成一体的实相。在一侧，是单

个生命期，一个个体的实相；在另一侧，则是‘全体’互联的实相。而中间的桥上，则是一个生活于群体里的主权体。意识的‘众体’部分，正是在人类世界中构建‘分裂’的建筑师，但它也是“个体”与“全体”之间的桥梁。”

“这座桥到底是什么？”男子问道。

女人清了清嗓子。“给你讲个故事，一个女艺术家的故事。她是一位表演艺术家。她决定去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去感受一下，作为一幅画在博物馆中被参观时会是什么感觉。她将自己安排进一个博物馆环境，并用绑带和钩子悬挂到墙上。

“支撑她站立的是一根约莫4英尺高的小柱子。她被绑得紧紧的，因为柱子实在太过狭小。在所有的方面，她都被当作一幅墙上的画来处理，她甚至有自己的标牌，描述她是什么、制作材料为何、她的标题……”

“标牌上具体怎么写的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《皮肤覆盖灵魂》，65英寸 x 21英寸，碳基……就类似这样，我要表达的重点是，她自愿变成一座桥梁来连接起两个世界：观察者和被观察者。具体到她即是，画作和人类观察者。”

“那她得出了什么结论？”

“几分钟之内，人们就开始评判她，触碰她，逗弄她的脚，拿东西戳她的腿，辱骂她，总之，对她来说，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。不过，她学到的功课是，她并非一幅墙上的画，她是一面镜子。一幅画，如果画得好，会将你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。而一面镜子只是反映现存的世界。”

男人双手举向空中。“这个故事又如何回答了我的问题呢？我问到的是意识中被称为‘众体’的那个部分，‘众体’是如何成为‘个体’与‘全体’之间的

桥梁的。

" '意识' 是我们的核心, '人类性' 是我们的表面。'意识' 是 '个体', 主权体。它也是 '全体', 即每一个时空的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人。'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' 包含了 '分裂' 及处于 '分裂' 中的一切事物。'主权性积分态' 即是 '个体' 及 '全体', 但是, 当 '主权性积分态' 存在于人类实相中, 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, 它就变成了 '众体'。它不再是一个主权体或一个积分态, 而成为了一个人类、刺猬、鲸鱼、橡树、或蜜蜂。它变成了这些物质性的具象化表达。

"

这么做时, 它失落掉了关于 '主权性积分态' 的记忆, 正是 '主权性积分态' 从实相的最核心处静静地守望着。它观察着分裂的实相。它寻找着途径来探入属于主权体自我的人类实相, 这样一来, 人类的这个部分就能成为一座桥梁, 连接起 '主权体' 和 '积分态'。

"在某种程度上, 正是 '众体' ——群体内的主权体——完成了 '个体' 和 '全体' 之间的相互引介, 容许它们在 '主权体' 内部被互联起来。当这完成时, 人类身份变为了 '主权性积分态', 他们的行为被自然地校准于 '互联性'。他们不再排斥 '分裂', 仿佛 '分裂' 是一种较低实相, 相反, 他们将 '分裂' 视为桥梁, 跨接起了创造物与源头。"

男子又举起手。"如果说这个原本想要成为一幅画的女子实际上成了一面镜子, 这个故事跟桥梁又如何关联起来呢?"

"镜子代表着此刻的临在物。那是它唯一能反映出的影像。镜子没有想象力。它感知不到未来, 它没有向未来投资任何东西。另一方面, 绘画则能做任何事。它没有限制, 它能描绘出我们的想象。

“因而，桥梁就跟想象力有关，所谓桥梁，就是我们从镜子中松绑出来的想象力。”

女子停顿了一会儿，捧起双手，示意还想喝些水。男子为自己的不周表示道歉，小心翼翼地 from 罐中给她倒了些水，然后自己也喝了一口。

“前面提到的能量即是意识，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，我们全都属于它的一部分。但是，我们被准许去成为主权体，去拥有我们自己的实相，去航行过我们创造的事物。”

“我猜这说得通……”男子承认道。“只是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就这么抓起邪恶、败坏、丑陋、不公，挥动下‘想象力’魔杖，突然间，它们就被看成了整体的一部分，而整体里的一切都被互联着。”男子耸了耸肩，以示质疑。

“怎么不对劲？”

“因为，如果我将邪恶看作‘整体’的一部分，那我就是在承认，邪恶没有问题。这是在为邪恶辩护。这岂不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给邪恶留下了更多空间？”

“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体验一个无限的表达舞台，因而，我们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在这世界中进行创造。一旦这个世界被看成是‘互联’而非‘分裂’的，就能在这两种基本力量之间创造出一种更精微的平衡。”

女人停顿了片刻。“你说的没错，被标记为败坏或邪恶的事物也是‘全体’的一部分，但‘全体’的这一部分已经被浸染于时空二元性的混浊水域，承袭了‘分裂’，因为，它们认为，‘幸存’显得比‘互联’更为紧迫和重大。”

“所以，你是说，我们越是以道德去指责和排斥邪恶，邪恶就变得越强大？”

“是的，这正是我的观点。‘分裂’引发了邪恶。当更多的人类感知到自身与生命的‘互联’，更多的邪恶就会消退，从而进入一种平衡，在其间，它不再

强大和极端。它会成为一种小烦恼，会狠狠叮咬一下，但那叮咬只会被感觉片刻，所以如此地容易度过和宽恕。

“难道对你来说这不合逻辑吗？”

“合逻辑吧.....但仍然存在爱或善的问题。如果邪恶被带入一种更稳定的平衡中，难道爱与善难道不会被减少吗？因为如你所言，它们是被平等地展现的？”

“你又回到了善恶问题上，现在你将‘互联’视为善，‘分裂’视为恶。我想说的是，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是如此基本，但这些隔墙会将它们隔离开，好吧，这些墙必须被拆除。双方是一体的，将它们分隔开会让我们陷入迷惑，进而生活在混乱中。

“无论如何，在时空二元性中，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的结合，可以被看作是一辆车，而全体时空显化物，作为一个集体，则被视为这辆车的驾驶者。在平衡状态下，驾驶者能将车驶向‘互联’。在非和谐状态，驾驶者则会将车驶向‘分裂’。

“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，”女人继续道。“在我们的核心，我们是一体之物；在我们的表面，我们则是‘彼’和‘此’。我们是生活在同一身体中的2个生物。在核心处，我们是意识，表面则是人类性——表现为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。我们的‘意识’部分被连接着一个能量场，正是它驱动着每一个事物。我们的‘人类性’部分被连接于‘分裂’的文化。

“这2者就构成了基本的二元性，其余所有二元性都升自这里。这对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我们的现实。它如此深地融在我们的实相中，我们甚至看不到它。生活在同一身体内的这两个生物需要成为搭档。他们需要发现一种新盟约，一颗指向‘互联’的新的北极星。他们需要看到，正是‘分裂’文化带来了他们想象力

的削弱，无法再想象出身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一部分时的力量。

“这种削弱带给他们的只有依赖、判断、焦虑和挣扎，尽管与此同时，他们拥有的另一个生物——意识——应该能够拯救他们。

“意识应该已经拯救了他们.....

“意识能够拯救他们.....

“意识愿意拯救他们.....

“意识已经拯救了他们。”

男子看着远方，陷入了沉思。然后突然，就仿佛一下醒了过来，他说道。“它会如何拯救他们呢？意识如何能拯救任何事物呢？它又不是物质性的。”

“意识是那个‘联合场’的一部分，”女人答道。“集体性能量的力量，就存在于并移动于‘联合性’中，并在‘联合性’中拥有了它自身的实相。它的实相包围着人类实相，后者则只聚焦在时空中的一个片刻里。”

“包围.....是什么意思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意识的实相，作为‘联合场’，正是力量的所在地。你可以将这个力量带入人类实相，去推动对于‘互联’的理解，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力量推进对‘分裂’的理解。前者扩展向‘主权性积分态’；后者聚焦于个人——个别化的人类性，正是在这里，‘分裂’最为强大，并受到推崇。

“表面看，这2者是二元性的关系，但在核心处，它们却是联合的。这就像呼吸。呼吸有着一种节律，而无需思维、意愿、技巧或努力。吸气的功能不同于呼气的，它们移动方向完全不同，但共享着同一个目的，维持我们的生命。没有2者，我们就毁灭了。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就如同膜包裹着‘呼吸行为’；如同膜包裹着全体事物，因为这就是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本质。这种意

识并非一种需要被创造或获取的选项，这种意识即是实相。”

“那么你是在说，我们生活在多重实相中，但只有一个是真实的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女人叹了口气，坐到了白色石灰岩砌就的井沿上。“当你拥有一段关系，它就会创造出一条纽带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纽带的特性会使得双方的差异性变得不那么重要，共享的时间和经历的输入带来了共享性感知，这就创造出了纽带。”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实相跟人类实相也有着纽带。它们在时空中拥有一种关系，这正是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这对基本二元性的结果。

“每个物种的实相与‘联合’实相之间都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关系。这是天然固存于DNA内的。作为一个物种的一员时，我们学习着如何去生存，源于这种学习，我们成为一个‘分裂’的实存体。具体到我们的情况，即是一个‘人类性’的个体；一个分裂的个体，仅仅拥有一种关系：二元性。

“经由时空二元性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，如何在置身于二元性力量时，将我们的生命活成主权性积分态。在这趟旅程中的某个时点，我们渴望推动‘互联’这一核心实相翻转进‘分裂’这个表面实相。这成为了一种有意识的选择。当这个选择被做出，我们能够将心脏与头脑结合起来，熔合在该目的上。这么做的过程，我们所创造出的‘具象化展现’能推进‘互联’。它们变成了‘联合’的倡导者”。

男子带着些许的嘲讽，转向女人。“你真地认为人们想要理解如此.....如此抽象的东西？你所分享的，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重要。也许如你所说，‘核心’和‘表面’确是一体之物，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，‘表面’才是要紧的，否则那些困难和紧迫之事.....只会变得更甚。”

“我说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”女人答道。“我们只是没被教导如何识别出‘核心’和‘表面’的联合，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这种‘联合’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个，那么，表面的实相将会反映出我们核心的实相，我们的核心才是真正紧要的，在这里，我们同时既是一个主权体又是一个积分态。”

“但是我们的老师，甚至整个社会，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即便不是罪人，骨子里也不过是动物，仅此而已。你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核心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如何证明我们的核心并非我们一直被教导那样的？”

“核心即是存在于一个生物内里的‘意识’。但这并非我们见到、听到、理解、认知、或记忆中的那类生物。因此，我们不了解这个生物的本质——”

“等一下，”男子打断道。“为什么你一直称它为生物？当你用这个词来描绘我们的核心，会让人觉得它很危险。”

“生物只是我的个人用词，因为这意味着某种无从分类的事物。有时我会将我们的核心称为：某物，可是，这个名词没有表达出一种鲜活的智能，不是吗？我们核心处的那个事物，好吧，它是非常鲜活且智能的。只不过，它之内，甚至没带有表面实相的一颗粒子。它是……嗯……它就像是一种主权性的本体，存在于‘全体’及‘联合’的世界，当它进入时空二元性，它自愿放弃了这种记忆，来支持表面的实相。”

“生物是一个很不错的词，因为它意味着该事物是自由的甚至不可预测的，因为它是自由的。野生生物不同于驯养生物。表面世界试图驯化我们的核心，让它遵循我们的‘人类性’。我们的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部分，栖息在核心处，它们是野生生物，因为它们的意志源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实相，一个‘互联’的实相。”

“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也算一种动物，但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不是一个你能看到的身体，原因很简单，谁又能看到完整的“全体”呢？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站在‘全体’之外，而一旦站在之外，你就不是‘全体’的一部分。你就已经创造了一个新世界，并生活在其中。”

“我还是不喜欢‘生物’这个词。”

“那么建议一个更好的词。”

“你说到‘主权体’和‘积分态’，‘个体’和‘全体’，构成了我们的核心。”

女人点了点头。

“那为什么不称这个核心为‘主权性积分态’？”

“太拗口了……”女人从嘴角处挤出了这句话。

“那就简称SI，”男子建议道。

“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我会同意你的提议。”

“我觉得有。这给了我一种印象，我们正从诗歌转向哲学。我真地不具备诗人的眼睛。”

“那就SI吧，”女人做出了让步，吸了一口气继续道。“SI……我们在整个生命中都从未体验过这种意识。这就好像我们走出了深深的山洞，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其中，然后，突然之间，我们发现自己飞翔在云上。你将没有任何视觉线索将现在的实相串联上之前的实相。”

“人类经验与SI体验的差异还远远大于此。SI属于不同的物种。超自然艺术、星光体旅行、药源幻视、清明梦；这些全都发生在人类创造出的替代实相内。对每个物种而言，这些替代实相都是独特的，但都能让人多少理解实相到底能够多么浩瀚。然而，SI拥有一套它自己的实相，这些实相，与任何时空二元性的

人类织物都没有丝毫的连线。

“我正在竭力表达的是，当化身进时空二元性，我们并不知道‘我们是什么’。正因为此，我们无法以‘我们之所是’的本质来行动。当处于心脏与头脑的平衡状态，我们所有人都会理解‘我们是什么’。这会表现为我们对彼此感觉到了慈悲。我们理解了，‘互联’与‘分裂’的二元性正是我们想要玩的游戏，而玩这个游戏唯一的途径就是‘你的分裂’。你从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，然后四个，再分裂为十六个，以此类推……”

“在‘众体’中——社会群体和机构中——我们是分裂的，这滋生了冲突，创造出了需要学习和理解的课程。每一个进入该维度的存在体，都理解生命的这一基本面向。每个存在体，都始于一张白板，一个振动性的核心，然后被偶联上了与日俱增的稠密感，以及一种被发展来使得公民顺从的潜在编程。”

“然而，正是所有这些赋能了我们对于‘分裂’的学习和理解。并学习和理解到：最终需要如何去对待‘分裂’，才能让‘互联’感的表达与‘分裂’达成平衡。‘互联’并不是要征服‘分裂’。‘互联’的浮现，是为了共享、合作，并恰当地管理‘分裂’的冲动。这是展开于时空二元性内的一种合作，这正是将会发生的，只不过，没人知道它何时以及如何发生。”

女人停下来，示意年轻男子再倒些水，男子照做了。

喝完水，女人点点头表示感谢。“生活这样的高海拔，”她说道，“……需要花上几年来适应稀薄的空气，确实也算适应了。只不过，当说太多话时，仍然会声音嘶哑。空气太干燥。从来没完全地适应。”

男子点点头表示理解，一抹困惑的表情掠过他的脸。“如果SI是一种不同的物种，它在时空二元性中的实相不同于我们人类的实相，那是否存在交汇处？”

女人点点头。“这是个好问题。是的，总是会存在着实相的交叠。交叠点就是不同物种实相之间的交汇处。这些点必须存在，否则就不存在‘整体性’来将全体事物结合在一起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男子热切地问道。

“嗯……”女人喃喃道。“就算我能指出它，你也看不见，所以打消这个念头吧。”她合上双眼，变得如石头般静止。“对于实相的每个点而言，交汇处都是不同的。那并非同一的，而是无限多的。最为相近的交汇处，永远都是关于‘互联’的感觉和想象性构想。然而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只有当我们的想象力掌控着感觉和思想时，它才能成为一盏探照灯，照亮这些交汇处。”

“我们收集着 SI 的片段，在我们的世界重构出来。然后，我们指着创造出的这重构物，认为我们关于 SI 的形象也是每个人应该看到、相信、崇敬和称赞的。可是，这些片段就算放在一起也无法展示全貌。”女人突然张开了双臂。“整体之物永远无法进入时空二元性的世界，就像你无法进入变形虫的家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睁开了眼睛。“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也许比……至少比先前明白了一点。”

男子叹了口气。“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实相——甚至自己的梦境世界、星光层和心智世界吗？在这个宇宙的每一个地方，其他维度都是完全不同的吗？一个头脑怎么能……理解如此的规模？”他不敢置信地慢慢摇起头。

“不能，这就是我要表达的。”

“所以甚至不用尝试？这就是答案？”

“如果我们一直在追逐 SI 的影子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交汇点，我们会像弹珠一样在自身实相内来回蹦跳。不过，我们也有幸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想象和体验

到了 SI。这样做时，我们能够将 SI 汲引出我们的核心，表达进我们的表面，而我猜想，话语是表达出它最容易的方式。”

“所以话语就成为了‘证据’……”男子就仿佛一团火被浇灭了。

“话语拥有力量。它们会将我们连接到那个场。升自于我们核心的话语，完全不同于升自表面的话语。后者仅仅属于‘众体’。话语要么将我们引领向扩展，要么将我们引领向个别化的‘人类性’和‘分裂’。但是毫无疑问，它们确实是向导。”

“你的话语感觉就不像是来自核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核心是所有事物的起源处，从那里，每个事物扩散出去——最终显化进了表面。核心是一个独一的点。因此，表面更大，而核心则……微小。你的话语感觉并不微小。比起我在市场、工作场所或餐桌上听到或读到的话语，它宏大太多了。”

“但你看，正是核心将你互联上了‘全体’。它并不微小。它即是‘全体’。”

“那……证据是什么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每个人都想要*证据*，”女人摊开了双手，朗声道，“就好像证据就应该这么被给予他们！就应该显而易见。就应该出现在我看向的任何一面镜子里。就应该在我生命的每个转角处等待着现身。可是，证据并非这样运作的，它也不会按我们的要求运作。那个某物，那个生物，那个不可知的“全体性”，那个主权性积分态，对于一个分裂于它的世界，它会渴望在其中保持为隐藏和未知。而且，因为我们是源头，我们一致同意了这件事。”

“但没有证据……我们只是信徒，”他摇着头说道。“信徒们总是会失掉信仰，

总是在寻求又一次的验证：宇宙，‘那个生物’SI，或是随你想称为什么，正在聆听他们的祈祷。如果存在一个精灵，也就是我们称为的上帝，那么，除非我们是白痴，否则一定会要求它实现我们的愿望。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你是对的，”女人的回应让男子吃了一惊。“但你所谓的精灵，即是我刚才谈到的‘联合场’，要接入这个场需要经由我们的核心。而要接入我们的核心，则需要我们熔合起心脏和头脑，来将‘互联性’带入我们实相的表面，我们人类性的所在之处。在时空二元性中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的‘证据’。我们创造的这些‘具象化展现’不仅是我们所需的‘证据’，也证明我们全体都属于的那整个‘联合场’。”

男子看向一旁，深深地凝望，就仿佛他的双眼正在寻找新的地平线。“为什么我们要费力从我们核心实相里挖掘出这些话语？这不是已经做过上百万次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些话语、行动、甚至我们的思想和感受？为什么？”

女人笑对着他的疑惑：“难道你认为，百年后，千年后，万年后，未来人类就不会以他们所运用的任何形式挖掘这些表达，呈现到他们时空的媒介上吗？你看，媒介在变化，因而信息也在变化。我们的意识在进化，因而信息也在进化。这一点对于‘分裂’有多真实，对于“联合”也有多真实，只要存在时空二元性，就会存在媒介和信息的演化。

“总会出现艺术家、诗人、作家、科学家、哲学家、以及尚未现身的智能。这是必然的。那些选择了‘分裂’的人们，正是选择‘互联’的人们返回的原因。而选择‘互联’的人们，正是选择‘分裂’的人们返回的原因。这完全是一曲发生在二元性的2个基本元素之间的浩瀚舞蹈，这就是2者将自己表达进一个物种内的方式。”

“感觉这件事是如此根本，”男子说道。“我的意思是……对我的某个部分而言，你所说的有道理。而我的另一部分，也许是更大的部分，正向我摇着手指数道：不要被这些抽象吸引。它无法将你带往你需要去的任何地方。”

“那就听从它的话，”女人说道。

“你的意思是一走了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我的一部分仍然在渴望。它仍然希望理解所有这一切。什么正在发生，为什么发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知道了这些，对于这部分的我是巨大的解脱。这也说得通吧？”

男子望向了女人，期待的眼睛在昏暗的夜色中闪烁着。

“事实证明，这些石头，跟我预料的一样坚硬。”女人微笑道，然后指着远处的一个隐约可见的朦胧事物。“让我们坐到那棵松树下，享受它柔软的松针地毯。在那里，我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